

文苑

世相

美善理发屋

谭熙荣

理发屋原先就在学校斜对面,出门即到,我是这里多年的顾客。

自然,我去那里理发不只是因为近,而是那里的手艺合我的“口味”,毕竟门口的理发店远不止一处。我属于“守旧”派,不习惯“大刀阔斧”,走出理发店,给人以面目全非之感。我从美善理发屋出来,不细看,似乎感觉不到头发的变化,这正是我要的效果。

理发师很年轻,八零后,身高不到一米六,不少人叫矮子,大名国良。人如其名,忠厚善良。他初中毕业,未再深造,便学了理发。国良的许多老师,成了他“顶上下功夫”的实践者。书读得不多,但国良对许多国家乃至国际大事颇有见地,谈得出子丑寅卯。后生子视野开阔,多方涉猎,许多视角与见解,我也自叹弗如。一边理发,一边聊天,几十分钟悄然而过。有时在他的盘弄下昏昏欲睡,作短暂休息,理发完毕,有身心愉悦之感。

国良身体不好,早几年去湘雅做了心脏手术,需要定期检查,终身服药。妻子的脚有残疾,干不了重活。儿子长得标志,却患有自闭症。父亲早逝,母亲前几年也突然西去,若是一般人,恐怕难以招架,或万念俱灰了。国良却不,脸上读不出半点颓废,终日都是招牌式的微笑,即使谈及恐怖的手术与人性的丑陋,也呵呵一笑,使人感到生活没什么大不了的,世间也无深仇大恨。这种乐观和宽容,不时给我以感染,削弱了我的多愁善感和愤世嫉俗。

后来,国良在车站附近买了套二手房,免了房租之累。稍加粉饰,干净整洁,店名取为美善美业。为什么取了这个名字,国良解释道:“童叟无欺,力求美感。”看得出来,这个墨水不多的理发师,宅心仁厚,不乏对美的追求。

七十岁以上的顾客,国良少收几元,以示尊敬。我说如何甄别年纪,他嘿嘿笑道:“大多数顾客我熟悉,相信没有人撒谎。”

城里理发二三十元,国良最多收十二元,老人孩子次之。一年的进项,也就三万多点,开支下来,所剩无几。妻子卖过鞋,利润甚微,转而从制衣厂接点活,亦是收入寥寥无几,难以维继。今年,从未出过远门的伴侣,去了株洲打工。国良带着一儿一女,当爹做娘,继续手持剪刀,问及可吃得消,国良还是嘿嘿一笑,轻松答道:“他们大了,不要太操心。”彼时,小女儿六岁不到。

美善理发屋生意不错,长条靠背椅上,常有三五人候着。我为了不等,多以电话预约。顾客剪发的居多,偶尔也有染发的,国良性子慢,不急不躁,按先来后到依次进行,熟人也不能越位。饭点少有按时的,十点没有吃早餐,是常事。挂在墙角的电视,似乎永远被小家伙“霸占”,上演少儿频道,很少有大人的份。好在大人多为手机“俘虏”,有时开剪了,还放不下那个方块胶壳子,仿佛佛公和尚的酒葫芦。

我胡子拉碴,几日不刮,则如蓬勃荒草,自己备了剃须刀,不时扫除。理发便只剪不刮,也不洗不吹,回家自己清洗。开始国良总要少收我两元,后来见我执意,方向价收取,每次仍是叨叨给多了,仿佛自己理亏。上月理发后,我给了张二十的钞票,叫他不要找,说人家收二十五,或者更多。国良急得涨红了脸,坚持找零。我转身出门,国良追到路上。

有的人衣冠楚楚,却行止粗俗,让人不齿,有的人地位卑微,艰难谋生,却不卑不亢,活出尊严。国良当属后者。社会不仅需要精英,也离不开普通的劳动者。

一把扇子

肖又铮



如果说我家“典藏文物”,除使用了五十年之久的缝纫机外,那就是一把扇子。

“扇子扇凉风,扇夏不扇冬。若要向我借,只得发秋风。”

这是五十年前,我和妻子结婚不久,她从集市上买回大蒲扇,叫我用毛笔蘸上墨汁题写的一首打油诗。

当时妻子拿着扇子,对我说:“你读了些书,就在这上面写几句话吧。”我脑洞去想不出新奇的话,就写了当时乡间流行的打油诗。

不愿意让人借扇子,但在生活中,好多东西是可以借的,例如伞就可以借,而且也有两句打油诗:“借伞不用谢,只需晾过夜。”

然而,我家这把蒲扇,被人借过两次。一次是隔壁邻居娶儿媳。虽是农历四月,那天却很闷热。于是,邻居拿出家里大大小小的扇子给客人用,还借走了我家的大蒲扇。另一次是夏季的一天,距我家很近的赵姓人家的两兄弟,用睡椅抬着父亲从七八里远的公社诊所看病回来,路过我家门前。我妻子见是熟悉的邻居,叫他们进屋休息。兄弟俩让父亲坐起来,妻子端上了一壶凉茶,并拿出蒲扇。汗流浃背的兄弟俩一边喝茶,一边给父亲扇风。大约休息了半个小时,他们才回家去。妻子让他们带着蒲扇,给他们的父亲用。没过两天,当哥哥的送来了扇子。

旧事

搭汽划子

李伟华

家乡附近有一座大型水库,其大坝坐落于酒埠江镇境内,水库汇集了诸多细流,大坝宏伟壮观,气势不凡,被人们誉为“大山深处的明珠”,这就是远近闻名的酒埠江水库。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乘船是最主要的出行交通方式,因此水库周边乡镇每天都有固定客船,准时往返于各乡镇与酒埠江之间。当地群众把这种客船称为“汽划子”。

自从我记事起,每次往返于外婆家时,总是要搭上一次汽划子,那应该也是我儿时最高兴、最快乐的事情之一,至今难忘。

搭汽划子,首先得“赶”,那时候,从家到乘船码头,要上山下坡,道路崎岖不平,有的路段还很艰险,短短的几公里路要走上好久,每次生怕错过乘船时间,一旦上午错过,就要等下午了,下午也错过了,那得等次日。人们搭一回汽划子真不容易,有时拖儿带女,有时还会有大包小包的行李,肩挑手提更是司空见惯。

在上汽划子之前,先要到另外一条简陋的船上暂留一阵,经过“安检”才能正式登上汽划子。汽划子很大,分两层,一层装限量的货物,二层则主要坐人,有装上百人的容量,外形貌似现在的小型游轮,可开船的声音大得吓人,在等船的时候,很远就能听见船来了。

上了汽划子之后,先找个位置坐下,有时乘客多,只能站着,有经验的大人们经常自备一条小板凳,以防万一。大人们在船上,有的打牌取乐,有的说着笑着,谈论着今年的庄稼收成,生产队里的家长里短等。这时候,孩子们是最开心的时刻,

可以自由地玩游戏、吃零食,看窗外的风景,尽情感受坐在船上的乐趣,还有孩子跑到驾驶室附近,隔着玻璃看驾驶员开船。

从船码头至酒埠江下船码头直线距离也不过二十公里,可由于站点多,速度慢,要花上近三个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这要是放在现在,微风吹来,尽享窗外山水,优哉游哉,可在当时,很少有人会有欣赏外面风景的心情。在坐船过程中,晕船是最常见的事,经常有人上船之后呕吐不止,痛苦难忍,只好不言不语,闭目养神。有时,船到了终点码头,有人还在呼呼大睡,这情景,真让人啼笑皆非。

下了汽划子之后,还有一段非常艰难的路要走,才能到达车站。说艰难,主要是要上下千余级台阶,这是一项非常费体力的“有氧运动”,为了赶上当时为数不多的班车,还要跑步前行。

听母亲说,在物质匮乏的20世纪70年代,我家乡山多田少,一日三餐的口粮都难以保证。外公外婆曾多次挑着自家节省下来的口粮及其他生活物资,搭着慢悠悠的汽划子来救济我家!

爷爷在20世纪60年代初患了一场大病,当时情况危急,命悬一线,一位好心人当机立断,组织村民,用担架将爷爷先送至五公里之外的三门洪乘船码头,搭上了汽划子,连夜赶到县人民医院。由于送医及时,爷爷化险为夷,保住了生命。

随着时代的发展,省道S315公路的全面通车,汽划子完成了它的使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入境云龙

杨晓澜

云龙相得起,风电一时来。入境云龙确实有风驰电掣般的惊异。

云龙境内,一看言子祠。言子为孔子最出色的十位弟子之一,被后人誉为“南方夫子”,江南传儒第一人。故里为明代祠堂,身在其中,却仿佛穿越战国春秋,贯穿儒家连绵脉。祠堂今已破败,院中瓦砾铺地,杂草丛生,令人唏嘘。然三进两院布局,汉白玉门楣,可见旧日繁华。登山不在观景,观景不在草木,而在聆听人文声音。听古时过路官员落轿下马,敬重先贤之声;听残垣断壁,破碎之中,万物逆袭生长之音。相比庄严肃穆之高楼,也许荒芜和遗迹,更入人心。

二看龙母河。河因周龙圣母传说得名,为云龙河,母亲河。流连龙母河风光带,微风徐徐,河流缓缓。远看白鹭横飞,碧波长驰,近看芦苇荡漾,小桥流水,无不心旷神怡,总想一日踏尽。更喜天人合一,河与人同乐。龙母河湿地,集步道、园博园、云龙塔、白云剧院于一体,运动、文化、娱乐,出门即景,景中可娱,何其妙哉。

三看云田花卉。云田为“全国花卉生产示范基地”和“中国花木之乡”,姹紫嫣红开遍。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看那些碧桃、樱花、紫薇,新雨初下,一股清香之气。花枝草蔓,小白长红。云田如花田,云龙似花海。一派生机勃勃,昭示云龙大美。

入境云龙,云龙境界何在?在于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科技创新和院校教育同步,人文景观和自然山水同步。曾经的荒郊野岭,短短几年,云龙腾飞,示范引领,已成文化旅

游、科技教育新城。走在方特游乐园,看着孩子们游玩的喜悦、心灵的兴奋,仿佛自回到孩提时期,留下来疯玩几天才过瘾。月色下的方特,又格外宁静,和白天的动与活泼,形成鲜明对比,让人明亮纯粹,回归初心。

印象最深的是梦幻王国里的一些项目,淋漓尽致展现了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水漫金山》里,乘船沿河慢慢而行,穿越如梦如幻的江南烟雨,再现白娘子金山寺怒斗法海的恢弘场面。经典故事的再现,人物之间的爱恨情仇,斗争场面的魔幻和逼真,令人在稍冷的现场,激发出内心的狂野和尖叫,感叹时光的悲伤和温暖。《大闹天宫》里,身置半空,在花果山嬉戏游玩,近距离感受齐天大圣大战四大天王、智取二郎神、横扫凌霄殿,仿佛坐在天宫,打斗之声就在耳边,斑斓画面就在眼前,分不清真假,说不出好坏,只叹伴画面游移。《千古蝶恋》借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结合新媒体技术和真人互动表演,逼真、唯美、震撼、感伤,感受舞美和画面之美时,更穿越时空,沉浸在梁祝缠绵悱恻的爱恋之中。蝴蝶纷飞,四季轮回,落幕后我们有点久久不愿离去之感。

经典故事的生命力如此持久,经典作品的内涵如此丰富,让写作之人汗颜,又满怀野心。现代科技的发展不仅没有摧毁传统,反而对传统有更多不同层面和视角的传播,是对传统的再创造和再延续。这种再创造和再延续,也许是云龙的大境界。

入境云龙,观山河颜色美;深入云龙,知此地境界大。下一个有云的日子,你我肯定再来。

云龙采风

随笔

紫薇花开

倪锐

清晨,漫步于门前的小路。一抬头,几束紫薇盎然枝头。光滑的树干,伸长的枝条,绿叶紫苞,黄丝线一样的花蕊,顶着毛茸茸的盖帽,外面一朵朵花瓣挤挤挨挨,不张扬,也不遮掩。

紫薇,因其枝杆上下一样纤细,绕绕枝杆整个花都会颤动,所以有个动感的名字痒痒花或痒痒树。因其花期长,从六月到九月,又叫百日红。紫薇花是因为颜色艳丽。洋气的名字西洋杨梅,土气的名字蚊子花。查阅了很久,蚊子花的来历不得而知,也许越是美丽的事物越要给它安个贼土的名字,就像农家的小名,二狗子、嘎子、鸭蛋,都是给那些穷人家的男娃取的名字,为的是贱名能贱养,再穷也能长命百岁。也许人们喜欢紫薇,才给它赐了这个蚊子花的丑名。

国人对紫薇的喜爱由来已久,古今文人骚客围绕紫薇吟诗作对,唐代诗人杜牧就有“晓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园中最上春。桃李无言又何在,向风偏笑艳阳人。”把桃花李花都比下去了,杜牧因咏紫薇而得名“杜紫薇”的雅称。唐诗人白居易有诗云“紫薇花对紫薇翁,名目虽同貌不同。独占芳菲当夏景,不将颜色托春风。浮动官舍双高树,兴善僧庭一大丛。何似苏州安置处,花堂栏下月明中。”宋诗人杨万里有诗曰:“似痴如醉丽还佳,露压风欺分外斜。谁道花无红百日,紫薇长放半年花。”

花都是仙子,都有花语。紫薇仙子的花语是:好运、雄辩、沉迷的爱、女性。关于沉迷的爱,有个忧郁的传说。传说,紫薇喜欢一位王子,有一天,王子从紫薇门前走过,紫薇非常开心,正准备迎上去的时候,她看到美丽大气的牡丹和王子手牵手走了,紫薇从此把这份爱深深地藏在心里。

我的家乡,有很多紫薇花,一到夏天,这里一丛,那里一束,或肆无忌惮地怒放,或羞羞答答地躲着开,或是成串成串的花果粒。很多年我们都不知道这种植物有个那么仙气的名字紫薇,我们只知道这是一种野灌木,甚至我们根本不知道它还有名字,我们把它叫“硬棍子柴”。名字虽不好听,但砍柴的时候,“硬棍子柴”是我们最喜欢的。相比茅柴来说,“硬棍子柴”更耐烧,因为它的枝条很硬,砍的时候难砍一些,但砍一根是一根,一根可以当茅柴一大把。大人们更甚,走在路边,没有柴刀的时候,只要看到“硬棍子柴”,就会走过去,一折一个断,拿着一大把连枝带花的“硬棍子柴”走在路上,有种勇士胜利凯旋的感觉。“硬棍子柴”就是柴,没有人把它当花,拿回家晒干,直接扔灶膛里,“噼里啪啦”一顿火。

突然有一天,山上的“硬棍子柴”没有了,绿化带、公园里、小河边出现了很多一根根粗粗的直直的主干,像小辫子一样的伞打开的一根根枝条,黄的心紫的花絮,大串大团地怒放。

周边的文友们围绕紫薇的美文不断涌出,我很好奇,这么唯美的紫薇,到底长什么样呢?直到那次看到一篇图文并茂的“紫薇”,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就是“硬棍子柴”。

别以为紫薇徒有美丽的外表,或只能作柴烧,紫薇的根和叶都可以入药,有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的功效。

紫薇,美丽的仙子,静静盛开。如果有个女儿,取名叫紫薇,挺不错的。

神农风

组诗

孙祝君

邂逅

白云般的围巾是天空的馈赠
卸下云雾时也褪去了铅华
身后,神农大帝的手在背篓里
掏出的寒风让我在骨头上穿行
雕像之下,在没有标记的拐角处
让等待似乎走过了半个世纪
饿了,我把傍晚匆匆吞下
刚抬头,就蓦然发现
在苍白的地平线上
燃起了一小朵红云
转瞬即逝后又昙花一现
像短暂的彩虹活在美妙的想象里
终于,我在神农湖打捞上了
这小小瓣桃红,那么若隐若现
坐下,顺着我邀请的手势
我们就像身旁的那株柳树
表面上默默无语,而内心
却有无数嫩芽在跃跃欲试

别了,戴望舒

也撑油纸伞
我陪你走过长长的雨巷
愁怨从门缝里伸长了脖子
打量着这双很瘦的背影
碎在石板上的声响
像盛开的心花正源源不断
仿佛阳光在忧郁的肩上跳舞
当一些往日揉进我的手心
在此刻,你不叫丁香
也不是那个顾影自怜的小姑娘
多想摘朵雨巷的云彩
摺在你长长的鬓边
在江南的烟雨中,大喊一声
别了,戴望舒

在雨中

不该让雨丝路上缠绵的印记
因为所有的路已经泥泞
只要不是站在沼泽地,没有危险
就可以呆着,后退亦或前进
我只想定位那个必寻之人
无论前方还是后方,左边或右边
端上用雨丝凝成的情话
作为见面礼
迈过千道坎,啃下万嘴泥
寻你,依然是触之不及
在雨中,我用双手构筑
扒出一条舒缓的护城河
让干燥点的泥块垒墙做窝
再借些阳光、大树和小草
我坚信,你没有走远
不然,我怎么会像只落汤鸡
总是洗不净蓬头垢面,也不知道
这啃下的辛酸算不算厚礼

重游

桥下是温文尔雅的碧波
远处,曲径之内声声低唤
又是一年街泥归
丝丝缠住,波心翻飞
盛开过的欢愉
凋零在苦雨的叹息之下
堆积在情感的根部,像春泥
而爬出的爱情比蚂蚁更卑微
桥上的风景停在往事的旁边
湖面下的暗流万般寂静
爱情只活在一个维度里,我想
把哽咽密封,不想被人听见

